

人说山西好风光

山水,建筑,古城,村落……晋地的美如晋人的性格,有温和秀润,亦有奇伟磅礴。
山西的好风光,不只在传言中,更在游人的亲历和感叹中。——编者

浪漫红豆峡

靳宏庆

红豆峡谷红豆红,在苍茫巍峨的北方山水中,能具有如此温婉性灵的南方地域特色的称呼确实不易。

红豆峡就是这样一处山水胜景,位于晋东南与豫西北交界处的壶关县。去的时候从河南方向沿着壶台公路向西而去,驱车不久就到了山西壶关境内。听起来转瞬间跨越两省的地界,其实林州、壶关两地山相接脉同流,风俗相近堪称一家人。

高山围拥着峡谷,溪水依傍着山路,这就是景区大致的景色。浙水河源自山泉,一种透明的清澈,水多成河流淌山野,水流清脆如铃在耳,为峡谷增添流动的意味。山野性灵之感,怀古探幽之情跃然心间。山中有驿道,古为豫晋两省通衢之用。当时依山就势开拓

出的羊肠小道,人走货运多了遂成了行商的驿道。

红豆峡因遍植红豆杉而闻名,红豆杉的植物特质和利用价值斐然,而“红豆”这样惹人心动的字眼总让人怦然心动。或许是那首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,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”的词句太过煽情传神,烘托出的意境经典了千百年的时光,让多情的人们提到红豆自然而然地感受甜蜜感受温馨。

这里的山与家乡的山同属太行山脉,山势、山形的姿态大都相同。群峦连绵诸峰拱卫,高耸的山峰欲与天相吻,山巅贯穿起来像是一抹起伏的曲线,分割出天与地的界限。蔚蓝的天空像是一块衬布,白云点缀其上,覆盖在山峰的上。随风飘移变换了姿态,

聚合又散开组合各种图案,大自然的万千气象跃入眼帘,让人不觉心随云动思如云飘。山上除了红豆杉之外,绿色植物遍植其上。槐树成林拥簇着布满山崖,枝桠展开像是一把伞翼,密仄的树叶布满枝桠间,为高山峡谷撑开了一把绿色的伞。灌木填充了树林空隙之中,随坡就势蔓延展开,牢牢巩固住水土,为红豆峡谷地区营造出了一隅气候温润水沛土肥的生态优良天地。两岸高山夹着幽谷深深,一溪流水顺峡而过。

掬起来一汪清水拭脸,水柔无骨切肤清爽。河中有大石头当道,是一次山洪暴发时从上游冲刷下来的吧。山间羊肠小道,是从前上山打柴的樵夫踩出来的吧,旧时户户用柴人人都是樵夫,

砍柴烧火都是行家里手。今日的小道存留,是游览人的足迹,也是对憧憬往事的怀想。来到山顶处,视野开阔四野苍茫。山脚下阡陌纵横田亩井然,农作物生长其上,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。下山的石阶,有的地方修护得条码规整,看得出来景区建设者们的匠心。有的地方保持了原生态,一段斜坡就是上下通道,更贴近自然风貌。

北方的景观大都相同,山巍峨峰连绵,只是有流水的峡谷并不多见,再加上“红豆”峡谷的美誉,又多了一份浪漫色彩。一河浙水浇灌豫晋两地百姓,共倚太行为生态屏障,日出同做日落同息,延续着血浓于水的传统友谊。暂别红豆峡谷,一次美丽的际遇,在以后的日子里,把记忆咀嚼把感悟回味。

厦门古堡怀古

武殿旺

秋天的美好总是如约而至,正逢自己40岁生日之际,有幸赴灵石县厦门古堡采风。

厦门,传说中“大禹治水”发源地,神奇的“打开灵石口,空出晋阳湖”的故事即发生在此地,后世为感谢夏禹功绩,特将此处命名为“厦门”。站在古堡高处,瞭望远处两山间的“灵石口”,似乎这不仅仅是传说,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壮举。

厦门古堡,依山傍水,山是秦王岭,水是汾河水。说起秦王岭,自然与“秦王”李世民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话说李世民在登帝之前被封为秦王,他与父亲李渊进军关中途经此处时,和驻扎在汾河对岸“老生寨”的隋将宋老生发生了一场对唐王朝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——雀鼠谷

大战。至今,厦门村后的山坡还有着古战场遗迹,被当地老百姓称为“龙头岗”。后来,人们又在此修建了文昌宫以保佑一方文运昌盛,家道兴隆。

漫步古堡,拾级而上,一院通一宅,一道过一街,仿如迷宫。走过一条条古道,抚过一块块斑驳的墙砖,推开一扇扇厚重的木门,好似穿越时空。这座古堡,明朝万历年间始建,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霜,主人梁氏,书香传家,仕宦府邸,一方望族,被称为“灵石四大家族”之一。

曲径通幽处,一步一重天。走过头堡门、二堡门、三堡门、大夫第、百尺楼、御史府、知府院、深秀宅、后堡门外院落、道台院、梁氏宗祠、竹林书院、关帝庙……九条主街巷曲

曲折折,六十余幢院落层层叠叠,千余间民居错落有致。最引人瞩目的是“百尺楼”,也是厦门古堡标志性建筑,位于汾河拐弯处,依山而建,为梁家七世孙梁枢所建,被誉为“三晋第一楼”。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,惊叹其“百尺矗立,崖光奇伟,足镇山河,为建筑上之荣耀”。

放慢脚步,在时光的深处行走,街巷、院落、古庙、堡墙、堡门,感悟到的是昔日的风光和荣耀,也仿佛听到了历史沧桑中的无奈和寂寞。

从古堡中出来,迎面一缕秋风,顿感秋凉深重。秋逐渐走向深处,万物也终从喧闹归于沉寂。惟沉寂不了的是中华文化,仿如涓涓溪流,正从我心头淌过。

秋访岳家寨

张少芳

十月金秋,万类霜天竞自由,不知不觉中已是层林尽染。赏秋之行,我们来到太行山里,秋天的太行山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许,用它最质朴的情怀,给了我们最丰厚的视觉盛宴。

从平顺进入的太行山,是真正的崇山峻岭,此时的青山已不再是单纯的绿色,而是晕染进了一簇簇的红或黄或褐,大自然正在挥洒着最浓烈的情感,太行山是它绝佳的表达场所,红的是热烈,黄的是温暖,不变的绿是它冷静的底色。太行山多峭壁,动辄垂直百多米,深壑幽幽,山巅巍巍,令人叹奇,秋天的山崖就像簪花插满头,质朴又美丽。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,那个叫岳家寨的古村,就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绝壁之上,地处晋、冀、豫三地交界。

悬崖上的村庄本身就奇,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这座古村落里原住居民大多岳姓,据说是岳飞的后代为躲避战乱和追杀逃难于此,就此安居在深山里的悬崖之上,世世代代传承下来,就地取材,盖起了石房,垒起了石墙,铺就了石板路,造就了石磨石碾,还有石水缸,整个村庄天然古朴,村里果树点缀,山崖下梯田层层叠叠,村民们自给自足,在这深山幽壑包围的环境里安居乐业。

漫步在石径石阶上,穿行在村舍院落间,仿佛走进历史的尘烟里,石板房大多数已人去屋空,曾经的炊烟此处还残留着烟熏痕迹,如今依旧守着古村的不足百人,村中一棵千年榔榆树粗壮的树身写满沧桑,根部深深扎根于岩石中,千年老树仍然郁郁葱葱,在秋日里沉稳得像个默默的智者,看着身边往来的万物变幻,兀自生长不息。紧挨着老树的一座两层的石房曾经是八路军的银库,抗日烽火燃起时,这个古村也曾设立了卫生院和银库,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。村头紧靠崖边的一排整齐的石房与众不同,那是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供销社,窗外正在施工,不少石房改建成具有乡村特色的民宿,期待着更多的游客到来。这里正在打开尘封已久的山门,走出去,请进来,让古老的村落焕发新的光彩。

村里的果树在秋日里已挂满了沉沉的果实,时不时,一个梨子掉落下来,苹果早已红了脸颊,在枝头招摇,纯朴的古村正充满着美好的希望。

岚县的槭树

贾国勇

若不是东河公园里红红火火的槭树,我差一点就要与岚县的风情擦肩而过了。

唐代杜审言在《经行岚州》诗中言,“北地春光晚,边城气候寒。往来花不发,新旧雪仍残”。和我居住的郑州市相比,海拔1154米的岚县确实“气候寒”。从酒店出来的时候,一阵秋风吹扑面而来,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也就是这个时候,我看到了路对面东河公园内的槭树,如火如荼,璀璨着这个寒冷的秋天,吸引着我这个远方游子,不由得挪动脚步向她走去。

因为有了槭树,这才是一个美丽的清晨。站在黄榆线公路向下看时,东河公园层林尽染。不仅仅是槭树,如椿树,如白杨树,还有健身广场边的那棵银杏树,全部披上了金装。同样,还有披了金装的南天竹不失时机地出现。沿黄榆线公路南望,可以看到靠

近公园一侧的路肩上槭树簇簇,红叶烂漫。“满目槭树入眼来”,给人目不暇接的感受,犹如置身在槭树的世界,满树的喧哗变幻成了人间欢乐。

这是一条非常神奇的河水,串起了东河公园、懿荷公园和裕丰湿地公园,如三颗明珠在岚县的东部闪亮。在河畔的槭树下面还开放着许许多多的小花,尽管是秋天,依然灿烂。红色的天竺葵是花中最耀眼的,却匍匐在公园行人道的路肩上,偷偷地绽放。还有一种叫八宝的花,大部分已经硕果累累,偶尔还能见到几株开放着粉红色的花。白车轴草生长在身姿绰约的塔松下,蓬蓬勃勃,染绿了塔松下的土地。白车轴草的花朵非常小,堪比苔米花,羞羞答答地藏匿在草木深处。随着一粒松塔的跌落,一只小松鼠从塔松上跳了下来,把松塔抱在怀中,警惕地看了我两眼,就忙

不迭地跳上了塔松深处,再也不见了踪影……

秋风吹来,红色的槭树叶纷纷扬扬地落下,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红色的毯子。槭树叶落到地上,层层叠叠,踩踏上去感觉非常松软。槭树下的百日菊开放着红色的花,却被槭树叶无情地覆盖了。不过,和百日菊的红比起来,槭树叶的红显得老成持重,红得凝重,既有沧桑的质感,又有着鲜活的张力。站在槭树下仰望蓝天,槭树的红与天的蓝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图画。

槭树代表了岚县生机勃勃的风情,确实让人留恋,夫人却不让我拍照留念。她说这么美好的景象应该留在记忆里,留在心中,不应该仅仅留在照片里。也只有这样,多少年后,才能回味出更多的美丽……

